

明頓、司徒尔特合著

繁荣与飢饉的年代

繁荣与飢饉的年代

明頓、司徒尔特合著

包 玉 珂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1957年·北京

BRUCE MINTON and JOHN STUART
THE FAT YEARS
AND THE LEA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根据国际出版社纽约版翻出

繁荣与飢饉的年代

〔美〕明頓、司徒尔特合著

包玉珂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張 $18\frac{1}{4}$ ·插頁2·字數409,000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3,000 定价(7)1.60元

統一書号 11002·131

封面設計者：錢月華 校對者：賴再思等

前 言

这一本书的意图是尝试就美国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主要的经济发展趋势与政治发展趋势，作一个概括的论述。我们完全不敢自居是在叙述这个阶段里的千头万绪的细节详情。我们的课题只在把这一部浩如烟海的史实，梳爬一下。这些史实，我们推敲之下，认为是在证明美国资本主义在一九一九年之后，虽然是挣扎过来了，但是已经处在濒于死亡的状态中。这种日趋没落的经济制度所设定的政治规范，又转过去限制了美国经济生活的发展历程。我们尝试用一种最粗大的笔触，为美国人民的反对垄断资本和饥饿，以及求取一种较为自由和较为富裕的生活的奋斗过程——美国人民有意识地和不自觉地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奋斗行动——勾勒一个轮廓。

这一本书中，存在有一个极明显的挂漏，就是对于战后这一些年中的美国文化生活方面的种种转变，完全没有论列到。就这一点来说，这一本书所叙述的史实实在是不够完全的。我们并不仅仅臚列一长串事实，以聊表美国的科学、技术、文学和艺术在这二十年中，有了些什么发展或者衰落，而直捷把这些问题划开不论。不过对于这些东西的功能，以及它们的根是深深地生在当代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的事实，我们仍然是牢记于心的。

我们承蒙亚力克斯·弼脱尔曼和威廉·Z·福斯特两位先生赐予最慷慨的协助。对于薩繆尔·薛倫博士，罗斯·麦

克肯尼和罗培脱·邓恩两位先生,以及劳工調查研究会的全体工作人員,我們也極为感激他們給予我們的許多帮助。这实在是用不到說明的,上列各位先生对于这本书中所叙述的事实或者下的論断,或者所表达的观点方面的錯誤,都是完全不負責任的。我們对于紐約市公立圖書館的經济学及其参考資料部的摯誠的合作,也非常感激。此外,我們还要向瑪西尔特·葛罗培女士致最大的謝意,因为她在輯录繕校方面,給了我們至善至美的帮助,而且还有無限量的忍耐心。

勃魯斯·明頓

約翰·司徒尔特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

目 次

前言

第一章	休战开始	1
第二章	壟断資本登極	69
第三章	一次大哄騙	134
第四章	一团烏糟	254
第五章	一次大妥协	353
第六章	在战争的陰影下	467
名詞簡釋		563
参考書目		567

第一章 休战开始

和平的剧痛之折磨美国，比战争的牺牲来得更为厉害。流行于一九一七年中的那种热烈的期望，让位给一个新时代的现现实了。美国变了样了。对于来日的展望引起了一种强烈的恋旧病，一种亟图恢复那个在缥缈隐约的回忆中显得这样动人的过去的愿望。世界已经失掉它在战前的日子里所有的那种外表上的安定。

一般人都感觉到，自己是做了一个卑鄙无耻的大骗局牺牲者。保全世界的民主制度的战斗所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一个满充着复仇意味的“凡尔赛和约”。威尔逊总统粗暴地、也是愚蠢地破坏了他的效忠于人民的信誓。他所作的取得一个公正的和平的保证与他过去所倡导的新自由一样，显然只是在骗人而已。休战一旦结束了欧洲方面四年来的大屠杀，伍特罗·威尔逊的那些壮观瞻的道德信条——已经深深地铭刻在美国人民的意识上的道德信条——马上给撇在一旁，补它们的缺的，是一种战胜者洗劫失败者的意志。重行分割世界的战争，从战场上搬到了会议桌子上。在巴黎，克雷孟梭和劳合·乔治得寸进尺地把威尔逊压倒了一——这位总统显然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交涉者。等英法两国的政治家把他们所要的东西都争夺去之后，什么也没有剩下来给美国了。美国只好拿总算打倒了德国帝国主义，聊以自慰。

初看之下，战争究竟已把美国的经济生活搅乱到什么程

度，就是那些大資本家也是弄不大清楚的。戰爭確乎已加快了工業的增長、農業的擴展和金融業的效能的提高。休戰的當兒，美國發見它是史無前例地繁榮。它的國債固然增加了二十倍，但是外國欠它的錢，為數多至一百億金元，而到外國去做生意的機會則更大得使人眼花繚亂。沒有一個競爭者有這力量來和美國一較短長，以爭奪它的高高在上的地位。

然而美國的統治者，或者絕大多數的人民，都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些變化的究竟。圖表固然能夠表達出，統計也確實能夠指示出，這個國家的全貌是永遠改變了；但是要使這種在這樣短的幾年中所發生的深刻的與過去割裂的變化能夠為一般人所了解，那是於圖表統計之外，還需要一些別的東西呢。美國人都傾向於把那份突如其來的好運道，看做是他們的一種份所應得的遺產，而沒有想到，這些新獲得的財富，大部分是由一種不在他們控制之下的世界局勢推到他們懷中的。那些政治家和正統派經濟學家——并不比平常人聰明些——也未能掌握美國的經濟方面的轉變的全部意義。他們錯誤地推出了這樣一個結論：這個國家只要按照若干套曾經考驗而顯然是成功的規程辦事，就可以保持繁榮，并進一步進一步地予以擴大了。

然而任何實事求是的分析都會揭示出，以往的辦事方式是陳舊而不適用了。單就一件事來說，美國已經把它的債務國的地位取消。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外國在美國的投資共有四十五億金元。到一九一九年的時候，這筆貸款已經全部還清；同時，美國還把世界的錢袋子的扎口繩握在手裏了。而且美國之為債權國，其地位又與其他的債權國根本不同。它有一個出超和高關稅相結合的矛盾。近乎山窮水盡的歐洲欠下美國龐大的債。但是它非但不清償，而且還要舉借更多

的新債。当历史上最严重的和最凶險的經濟危机降临到世界上的时候，美国正拥有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財富呢。

世界大战，把美国的非生产性的支出增加到意想不到的龐大。它也夺去了大批美国人的生命。在国外，战争毁灭了数不清的机器和厂房，并破坏了整个地区整个地区的人民的生活。欧洲的工人和农民的負担增加了無数倍。这个大震动，在俄国方面，导引出了一个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己任的新政府；在其他国家里，則促进了革命行动的激烈化。世界已經前进到一个新时代的門檻前，这个新时代的特征是資本主义世界里出現了一种持續的經濟总危机，一种痼疾，它的寒热固然不时也有得減輕一些，但是过后則总以一种更凶險的和更致命的征状重行發作起来。当这种疾病蔓延开来的时候，美国是否能保持它的独一無二的精力呢？归根結蒂，美国不过是資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它当然也会沾染上同样病痛。当地窖里失了火而漫無拦阻地延燒开来的时候，难道閣樓能单独安全嗎？但是美国的工業家和金融業家，就算他們是考虑到这个左右为难的問題的，也都看不到有什么理由要加以提防或者感到沮丧。

整个美国对于它新近掙到的那份富强，始終抱着一种乐观的态度，而且还帶有好些暴發戶的看法。在世界大舞台上，这位新財翁所發表的意見仍是它在一九一〇年时所說的老話，不过說得大大地更肯定和更有把握了。在外交方面，美国始終在逃避法律上的約束；它所汲汲乎求能达成的，是避免接受任何責任，其承担将使它必須与那些穷極無奈的盟国分享它所發的橫財。它的政治顧問只顧从孤立派的立場出發来考虑問題，虽然在国外拥有大量投資和迫切需要外国市場的事实，已經使这种看法成为自相矛盾了。他們还在計劃提高进

口稅的稅率以保護美國的工業；在實際上，美國的工業縱使不比所有的競爭者都高出一籌，至少也是相等的。他們所以要這樣主張，只因為高關稅在大战之前，是一種一向受推重的政策。他們高談着要收回戰債，同時又在計劃減削美國的債務國的对美商品輸出額，好像美國的對外貿易還有逆差一般。他們的通貨政策也步武歐洲的那些走投無路的國家的后塵——實行過於急促的通貨緊縮。這一切措施都是在加快世界經濟危機的發展而已。

只有在对付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对岸的邻国的外交上，美国才充分利用欧洲各国弄得山穷水尽、自顧不暇的时机，取得了一个它在大战之前从未有过的有利地位。有一个时候，美国不得不施尽它的全身解数，去在帝国主义的太陽底下爭取一席之地；力竭声嘶地高喊着門戶开放的口号以挤到远东的大陆上；为了在太平洋上取得一些殖民地，并在加勒比海地区占取优势，不惜向一个三等封建国家挑衅。这样的日子已成陈迹。現在，它已不再需要遮遮掩掩地把它“門羅主义”，从其十九世紀的保衛西半球以抵制外国的侵扰的旧目的，轉化为一个新进的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柱了。随着世界大战的結束，欧洲已累得精疲力尽，而是沒有力量再像它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一直在干着的那样来指責这道政策了。美国从而尝到了从南面的那些軟弱無能的共和国里榨压出来的利潤的美酒。美国政府对墨西哥进行恫吓；在海地和聖多明果里反客为主，以独行独断着；用海軍的大炮要挾那个小小的尼加拉瓜。巴拿馬运河，那个商業大帝国的中心环节，被引为一个借口，来实施一种所謂自衛政策，这种政策的真正目的是化加勒比海为美国的一个湖泊。在太平洋方面，美国也極有意于前去高視闊步一番，虽然日本的蛮橫的侵略作風是很有趣人

的，甚至还有把美国拖进另一次战争的危險。不过日本在实力和威望上，都还算不上是美国的敌手，所以美国国务院仍采取强硬态度，对于日本的占領雅浦島的要求、在中国方面擴張势力的行动、海軍平等的主張，都严厉地加以駁斥。

和美国与世界經濟之間的关系已經有了变化一事，同样是事关根本而影响远大的，还有美国的內部变化更为深刻和重要的事实为工人、农民和小工商經營者所深痛絕惡的壟斷資本，成为十分富足而龐大了；而且它还有了大得异乎寻常的势力和無比的驕倨态度。从一九一四年以来，工業累积了为額高得出奇的利潤，而以巨額的紅利分給它們的股東。不問怎样多的粮食、軍火和其他物資，都不足以鑒足那个罗掘皆空的欧洲的需要。美国一加入協約国的陣营，这种要求就越来越多和越快了。随着，工業的管理权逐漸集中在極少数在华尔街上設有总办事处的人的掌握里了。壟斷企業压倒了威尔逊出任第一届总統的就职演說中的責难它們的話头，并把威尔逊第一届总統任期內的革新努力所有希望达成的一些实际改革，一笔勾銷。“联邦准备制法”、“农場貸款法”、“所得稅稅則修正案”、“联邦貿易委员会法”、“克萊頓法”——都曾被宣揚为是向新自由前进的里程碑——在一九一九年中看来，都成为了天真的空話。諸如此类的法律規章既不能約束壟斷資本，又沒有本领把工人和农民抬起来，与工業家处于平等地位上。在大战期間、一切都失去常态的年代中，这些改革的姿态成为了一种忘却的希望の紀念碑，除了在它們裁可那些本来应由它們去加以約制的經濟权集中的时候之外，是完全被置諸脑后了。

大公司开始現出它們的本色来了。在这个世紀剛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大公司共出产全国工業品的三分之二；到一九一

九年的时候，这一个部分已經扩大到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七。^①人們所使用的物品越来越多是机器所制造的了。机器的体积和运转速度都加大加快了。它們的操作步調也經調整配合，而只須較少的人手，就可以管理过来。每一个管理机器的工人能够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成品。这种科学技术排斥人力的事实，在工人大批大批地应征入伍，而世界則張大了嘴吧向美国要越来越多的粮食和配备的时候看起来，是不成其为一个問題的。只有在世界大战結束之后，只有在三百五十万大軍复了員而亟須另找工作的时候，只有在制造軍器炸藥等非生产性物資的浪費工作停止了的时候，只有在各国發現，它們由于缺乏現款，不克再向美国購買物資而決定自建工厂以从事生产之时——只有在那个时候，劳动力的过剩，以及工業能够生产多于消費者所能承購的物品的能力，才开始来和整个国家为难了。

就少数能够充分利用战争为自己謀好处的人來說，这次大战的确是一个神話式的时期。美国政府在参战期間所花費的每小时一百万金元的开支，絕大部分都流到了工業家的口袋中。十八家大公司，在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八年这短短的三年中，把它們的純利收入增加了三亿三千七百万金元这个吓得倒人的龐大数目。^② 物价不近情理地往上飞漲着，跟它一同往上飞去的有利潤。利潤的数字的龐大是使人难以相信的。鋼鐵工業所賺的利潤，三倍于它原有的資金总额。电气設備和用品的制造業賺到了比它原有資金总额大出一百八十二倍的利潤。^③ 百万富翁的数目差不多增加了四倍。一九一

① A·A·裴尔与 G·C·米恩斯：‘新式公司与私产’，頁一四（一九三二年，紐約）。

② 劳工調查研究会：‘劳工事实录’，卷三，頁一八七（一九三六年，紐約）。

③ 同上書，卷二，頁一九三（一九三四年，紐約）。

八年度的所得稅繳款書中，有二萬五千份的所得金額都在一百萬金元之上。^①但是工人和農民，或者就乘時逐利那一回事而言，還有小工商業經營者，可都未能在這發大財的洪流中染上一指。

同時，農業也經歷到了大体上与工業相同的擴張和繁榮。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人民黨和綠背紙幣黨的運動，在換了世紀之後，已經平息了。農業的生產量趕不上正在極迅速地擴大起來的城市的對於農產品的需要量。在大戰剛開頭的當兒，農業固然曾一度不振，但是隨着戰爭的延長以俱來的外銷暢盛，仍給農民帶來了他們做梦也沒有想到過的大收入。這一部分利得，甚至有一些兒殘瀝漏到一般小農民的手中。小麥、玉蜀黍、豬、牛和其他農產品，都擁有似乎是沒有限量的市場。分成佃農和力量比較小的普通佃農，在這個蒸蒸日上時期中，也參加有一部分，只他們所享受到的好處，比地主之所得，當然要小許多。不過就是這些處境比較差一些的階層在當時也過到了短時期的見得是局部安定的生活。各種演講、小冊子和農業部的工作人員，都鼓勵種植小麥和豢養牲畜的土地所有者擴大耕種面積，並在提高土地生產量的運動中，不要有鬆勁停頓的現象。在大戰結束的時候，耕種的田地的總面積，比戰前擴大了百分之九。

農民里，有越來越多的人利用他們從戰時好生意中賺來的錢，購買拖拉機、卡車，甚至於聯合收割機，而把他們的農場改裝為機械化的。另有一些人在他們的住屋裡和谷倉中，裝設各種電氣用具，並添置各種節省勞動力的機械設備，以提高他們的操作效率。許多人購買了汽車——大都是車身很高的

① 勞工調查研究會：「勞工事實錄」，卷三，頁一八七。

福特T型汽車，裝有白銅的散熱器，但是沒有自動發火機——并裝修住屋，或者另造新房子。市面的興旺提高了田地的價格；每英畝田地的估價，其指數由一九一二年度的九十七，增加到一九二〇年度的一百七十。個人應繳的各項稅款隨即飛快地越來越高了。不過負擔雖然加重，農民總可以向附近的市鎮里的小銀行通融一筆款子，以應付過去。在收入增多、地價高漲的局面下，他們隨時能夠借入更多的款項，以擴充他們的事業。借錢的人都計劃着拿他們的未來收入，以清償借款本息。他們如意地計算着，這未來的收入總不至于會少于現在的所得。這是農民最起勁和最得意的日子，是他們在鏡花水月般的空富饒的歡樂日光底下的一場陶醉。

這次歡樂行程開始得固然突兀，結束得可更為急促。到一九一九年年終的時候，美國暫時停止再貸款給外國。歐洲的那些周轉不靈的政府既借不到錢，只好收縮它們擬向美國購買的農產品的數量。美國進而處在生產過剩所造成的又一次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邊緣上，首當其衝的就是農業。還有，不過是次要的，每一個政府——美國的政府也不在例外，——都害怕它的通貨進一步膨脹，而嘗試通過收縮貸款、減少流通的通貨數量的辦法，來抑平和降低物價。通貨緊縮成為一個刺激的因素，以進一步壓縮國內市場的消費力。到一九二〇年的時候，美國的農民發現，他們就算運氣夠好，能夠把他們的小麥或者棉花、牲畜或者玉蜀黍賣掉，也不足以把他們的生产成本全部收回，更不必談什麼繳納稅款和清償借款利息了。農产品生产者的收入減少了百分之十九。但是消費者購買農產品，卻只有少付百分之三的代價。在伊奧華州，農民用玉蜀黍代煤生爐子，因為玉蜀黍的價格比煤便宜；而且就算不是那樣，農民也沒有錢買煤。單在六種農作物上頭，農

民在兩個月中間，就損失了將近二十億金元。那些想向市鎮里的銀行借些錢來渡過難關的農人發現，借款的利息已經由原來的百分之六，跳到百分之十了。在一年多一點時間內，農業已經越出突飛猛進的繁榮地界，而來到完全破產的邊緣上了。

小市鎮的市面一向是依靠農民維持的，自然也受到了影響。當地的銀行家既然收不回他的放款的本息，也常常無法清償他向大城市中的金融機構借來的款項。他的銀行只好倒閉了事。跟着銀行的關門，小工商業經營者、工人和農民在收入較豐的年代里所節省下來的儲蓄也化為烏有了。學校關門了；成千累百的青年離開農場往城市里跑去，而指望在那面的工廠里找到工作。在一九二〇年，軍隊開始復員之後，每有一個復員軍人回到農場上來工作，就有七個原來種田的人離開農場，到工業方面去找事情做。田地的抵押借款的價值，自從一九一〇年以來，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二，這副重擔子沉重地壓在小土地所有者的肩背上。這些小土地所有者發現，他們的田地從他們的手掌里滑出去了。大地主有錢改善他們的田地，以提高它的生產力。這轉而使他們能夠降低他們的作物的生產成本，并把市價壓低到小農民的收入不夠還債的標準之下。有一些小自耕農嘗試來競爭，結果是弄得欠下了更多的債。用不上多少時間，他們就欠下銀行、保險公司或者鄰近的富農這麼多的錢，而使他們對於祖傳的田地也保不住了。大部分普通農民都感覺到，自己是給遙遠的市里的債主的控制一切的大手抓住了。

農民的悲劇是囊括整個美國的全面不景氣的前奏曲。替占全國人口四分之一的種田人帶來經濟危機的原因，也替產業工人和大多數中等階級人士，引來了艱苦的日子。農業經濟崩潰了，工業聯帶受到了打擊。當時全虧歐洲的國家在戰

爭結束之后迫切地需要补充消費物品，而如瘋若狂地向美国搶購各种东西，才把那个即将發作的崩潰推延了下去。不景气的打击的全部力量要到一九二一年之末才發揮出来，而把美国压倒。那时候，农業的危机、欧洲市場的縮小、战争結束加于工業之上的震蕩（工厂必須从战争用品的生产，轉移到消費資料的制造）、从軍的工人的退伍——这一系列的脫节發展下来，归結为大規模的失業和饑饉。有五百五十万以上沒有職業的人在大城市的街道上閑蕩着；更有成千累百的人在慈善机关的門前，排着队等候施食。

不过在不景气抽搖全国之前，农民已經在覓取挽救办法了。在一九二〇年的时候，农業产銷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已經有了規模相当可觀的發展。全美国共有三千多个送貨合作社，一年可以做到一亿金元以上的生意。如果农民能够用一种切实的政治行动以支持他們的經濟抵抗，壟斷資本侵蝕他們的严酷程度無疑是能够減輕許多的。然而农民吃亏的，就是沒有本領在政治上联合起来。領導的不得其方、經驗的欠缺、地区性的成見——例如种小麦的人对于种棉花的人或者鋼鐵工人所面对着的問題，往往抱着落莫的、甚至于敌視的态度——归結为农民錯用了他們的政治力量。在实际上，絕大多数合作社都是在当地的最有錢的农民的控制和指揮之下。这倒是确实的，合作社把农民結集起来，反而便利壟斷資本家嘗試来对散处在四乡八鎮的人民，作更有效的控制。强有力的壟斷資本在工業中心占到优势之后，又把它触鬚伸到农業区域里。只顧本区而政治上又是落后的农民要打退壟斷資本，是不可能的，正与沒有組織起来的工人沒有可能在不景气的时候，阻止他們的資方减低工資一样。

农業的沒落助长了重回一九一〇年以前的美滿的旧日子

的要求。种田人的不满意蔓延到城市里，而引起了相应的呼声。城市里的生活费用已经飞涨到不堪负荷的高度。表明生活费用的变动的指数已由一九一四年度的一百零三，上升到一九一九年度的一百九十九。^①五十年来，生活费用从来没有过这样骇人听闻的不平稳。虽然工资也增加了，但是它的提高总追不上日用必需品的价格的上漲。在这种情况下，靠小額固定收入为生的人当然是吃苦最深。住房的缺少給了唯利是圖的房东一个机会，把他們的租金，比一两年之前的标准，提高了两倍、三倍，以至四倍。一夸特牛奶的价格已漲到一角五分，而不是一九一四年中的九分。一打蛋的价格也增加了一倍。一磅奶油的价格已由原来的三角二分，跳到六角一分。美国劳工統計局所編制的一九二〇年度的家庭最低开支預算指出，一年至少需要二千二百六十二金元。但是工人阶级的家庭收入平均只有一千三百六十七金元一年。絕大多数美国人都沒有享到战争繁荣。

把事情弄得更糟更坏的，还有那些承包商和工业家的追求非法利得的活動。大战期間，那些为政府义务效劳的资本家* 爱国爱过了头，竟違反了反托辣斯法，而把一种一种工业都組合成壟断事業。此外，在欧洲的軍事行动終止了的时候，美国政府害怕引起金融方面的恐慌，而沒有及时地把那些尚未交貨的战时定貨合同，一概予以撤銷。这些合同仍然是那些繼續在大力生产早已沒有一个人用得着的軍火、船只和其他

① “新国际年鉴”(一九二一年)，頁五九〇(一九二二年，紐約)。

* 原文为 dollar-a-year men，意即在州政府或其他方面担任有职务，而由联邦政府加以委派，兼任联邦政府之監理員等职，以管理各种工业，加以調整配合，以应付战争之需要；其人仍在州政府或其他方面領薪，联邦政府为报酬其服务起見，每年給以薪金一元。